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六

國恤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

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日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斤上壙上也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椁以稻糲飯羊舌祭之牖中

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中下祠之出主置簺蓋上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皇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為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輙藏之崩皆以斂不制裁一尺新繒帛

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内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髙

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加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

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起視事以身倘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大繆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論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冐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練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

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邪謂費財用邪謂防攝政之人邪謂妨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恱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

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説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建業諸帝卒未有及之者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歎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

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丈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概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

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
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
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
以帝矯其𡚁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
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
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
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縁遺詔也何也盖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

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邱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於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諭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邱九

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二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

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禄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於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

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踴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黄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一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凢乘輿衣服已御輙藏之崩皆以斂

飯含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槃冰如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元曰夷之言尸也寘冰于槃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九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木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

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歛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

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沵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元曰以斂尸者以大斂馬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元注曰衽小腰太常上太宰奠太

官食監中黄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食酒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纖禫也九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

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事於祖廟如儀

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

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宫前殿遺詔曰朕

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文帝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

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光武崩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簒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入行禮事脩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年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冲帝崩太后以揚徐盜賊强盛恐驚擾至亂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

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邱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壯鄉侯甕閣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為廚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黄初三年作終制見山陵門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

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别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毁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

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縗絰從行郡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寔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

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觧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

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絶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軨音遥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

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
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
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
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
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污隆所遇之時異誠有
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
熈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
葬除釋諒陰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

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
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
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
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
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
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
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

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陰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

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縗麻以諒隂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期惟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縗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

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
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
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陰之節也春秋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
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
此皆葬除服諒陰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
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縗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
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縗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

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縗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陰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陰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陰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

陰之禮愼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于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巳以除之而諒陰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巳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

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熈豈惟練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一葉反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内而

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縗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
謂經制大義且即寔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
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
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陰則東宫臣僕義
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
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
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
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

諒陰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陰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搉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宫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别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搉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

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

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

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

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寢

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

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

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概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黄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

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
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
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
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
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
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
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
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

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元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内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令輕此制于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

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娖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閒凶

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曾

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
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緦
服詔欲降期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于是制
緦麻三月

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
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寔閏月
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

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邵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允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龏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

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吴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擘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縁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寔以三旬别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叅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畧

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俱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

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
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
樂孝武崩太傅録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
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斷
孝武寧康中崇徳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
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
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
以資父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

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縗朞於是帝制朞服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

雅車允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門侍郎王准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

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
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
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栢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
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于西
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
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

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縓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羣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于是諸王公等皆詣闕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並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别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

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絰帶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毁常事豈足闗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畧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此事又與

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别問尚書㳺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

闇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艸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絶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令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練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陰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閒然及后之

崩葬不淹旬尋巳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徳不損名願
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縗絰不
從所議者寔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
儉素一巳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
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
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縗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
臣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藴
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

近於古易行于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頼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叅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

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
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
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
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
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
亦有稱王者除縗而諒陰終喪者若不許朕縗服則當
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
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

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惡于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

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爲邪說所惑邪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縗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于漢制雜以國俗

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邪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宣武帝延昌四年正月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奉迎太子于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

殯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

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陰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縗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九日葬後三日盖西

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葢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歴代遵之葢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廹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

能遵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

由矣

後周武帝毋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

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

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縗麻之禮率遵前典

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

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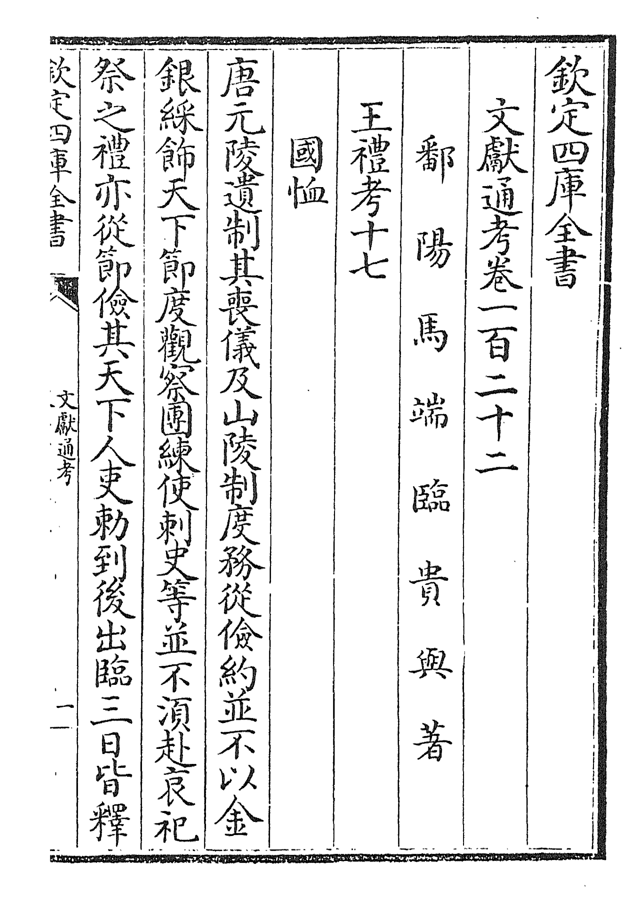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繐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朋通喪止于五服之内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冦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

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

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絲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

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宫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

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縗麻哭泣則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黄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册興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

備且苞幷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刋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璡之書悉有之矣今考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恤畧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邪

或瑾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邪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内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僚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準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羣

祀勿斷屠宰勿禁晏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

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按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

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以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縿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輙離任赴闕諸道州府

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
羣臣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
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大袖裙袴竹杖
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素服請聽
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上去杖
絰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
襴腰絰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幞脚
折上巾淺黃衫緇皮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

黲服銙帶鞾笏諸王入内服縗衣出則服黲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

帝位於萬嵗殿之東楹羣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羣臣三

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

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羣臣詣閤奉慰詔羣臣朔望

並詣萬嵗殿哭奠退詣内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

二十五日羣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

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
又令逐七於觀音啟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
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
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於東階是日小斂命
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
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
服止遣使齎詔告哀契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

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羣臣釋驂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羣臣朝臨四十九日止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

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令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

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决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来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縗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

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

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縗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縗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畧如令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其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

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熈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

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縗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縗重今神主升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相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縗從吉事理甚明今

皇帝當釋縿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黄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彦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縗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令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寳時幷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

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宮黜知南康軍

高宗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少進粥上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

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嶽猷閤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宫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畧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邊塵

永訣不復實由尼堪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令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

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縗即

戎孔子取其誓命令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機之衆
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
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
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
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讐
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縗麻枕戈
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

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懐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

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

詔朕當持斬縗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黒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

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縗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尭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

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来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来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縗絰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縗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内縗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内上縗絰御輦

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令自五日一詣梓宮前
焚香上欲緦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
三年難行於外廷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
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祭
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
畢改服幞頭黑鞓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緦絰行
禮二十五月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
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

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
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宫行焚香禮
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内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
猶服縗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縗之義而
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
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
則以黲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上
又曰晩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褙子便是

常服上不為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宫則縗絰而杖三月壬子啟攢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攢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縗絰三年縁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

葢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
謝鍔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勅令所删
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内殿之旨將来
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絶輔臣方
来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
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
僊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

斬縗之服衰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虞惑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閭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温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聞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

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爲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邪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强豉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邪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説則衆尤莫曉葢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

其所以然也乃有强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繞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邪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别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葢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

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旣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觧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菅屨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廢屨𧞤

以赴臨殊弗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内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黒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

巾成服曰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曰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曰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絰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

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别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盖古者絻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説已見於前盖宇文氏縻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袞冕通天幞頭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

〔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係幞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

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縗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縗辟領負版衿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

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説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

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
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
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
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
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
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
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
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

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

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

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北方之戎服自晉宋之間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緑三色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𭧂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

公書儀但斬縗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
高氏送終禮其説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
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
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
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
聽在内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
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

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来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

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宫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

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淶紗淺黄之制
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爲然奏言
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来啟攢發引禮當
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
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
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
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
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縗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

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縗期

國恤喪禮

發哀

自聽遺誥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幞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金玉飾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宣遺誥讀遺誥同次歸位並舉哭一十五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並先慰皇太后後倣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宫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宫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霑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

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祗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聞報到日服布幞頭直領襴衫上領下盤腰絰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止並餘同 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並餘同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註云招之於天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日下依工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斂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斂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

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
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
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
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内侍當為
皇帝釋素服易縗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
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
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
案前三上香跪内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

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皇太后喪用桐木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布袴已上舊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衫袴帽

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絹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六宮内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内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幞頭襴衫腰

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内客省宣政昭宣閤門使前殿及入内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内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羣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

宗服白羅袍至禫祭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黄羅袍黒銀帶及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㑹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黒銀帶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黄袍黒銀帶上披淡黄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幞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之宫中則布巾布衫過宫則縗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縗布頭

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白綾襯衫　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為皇太后喪服同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帔白羅寛袖衫淡黄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宫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　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内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六宫内無帔宫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絰絹襯服内外命婦合入臨人

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縗布蓋頭餘並同內

外命婦服只帕頭不用蓋頭餘並同皇太子服太上皇

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

首經絹襯服　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

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經　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

兼未赴朝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趨赴　公主服成服日

布帊頭帔裙衫首經絹襯服　親王服慶元三年太皇

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

斜布四脚大袖襴衫袴腰絰桐木杖絹襯服　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繐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繐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仙韋誼等弟姪並觧官持服後做此大行皇后弟姪同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仙太常寺言韓族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月族之子照典故合觧官持服三年從之　羣臣服大行皇帝崩成服日並斬繐服不謂緝皇太后崩服齊衰服　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

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三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
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絹襯衫皇太后崩
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絰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
監察御史以上内客省宣政閤宣使知閤門事及入内
都知押班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自餘文武
百官三省樞密院主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閤門太常
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絰皇太后喪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
並改服布幞頭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

軟脚幞頭黲布公服白鞓錫帶故例幞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黲布公服錫帶令本府各支布一疋半自令包裹製造禫服日皇帝釋黲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魚乘花繡韉猴座者易以皂韉去猴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服依服屬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

舊制禫服後羣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羣臣俟祔畢純吉服繼令俟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

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羣臣遵日月之制及紹熙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今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縗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於喪禮皆以縗服從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𤒒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畧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如古亦

畧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　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来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令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服

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弔臨之禮即服縗絰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　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宫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㯀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制造成服日立

立重　檀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縣物焉曰重刋斵治鑿之為縣簪孔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斂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黄堂隧道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炤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

諸軍軍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内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

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做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宗廟祭享并

中小祠權停至祔廟日依舊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獻至大祥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重殿攢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小祥後三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

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縗服復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酹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

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上儀 十三日小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鑾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線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

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下
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
再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内侍進茶
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
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
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
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
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

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除奠祭（如前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爲

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爲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斂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轡等照應

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袴腰絰布涼繖鞍韉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色公服黑鞓犀帶青繖皂鞍韉俟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口繫黑帶去魚涼繖韉並從禫制仍去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

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豫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賛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

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
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
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
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
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
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
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
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

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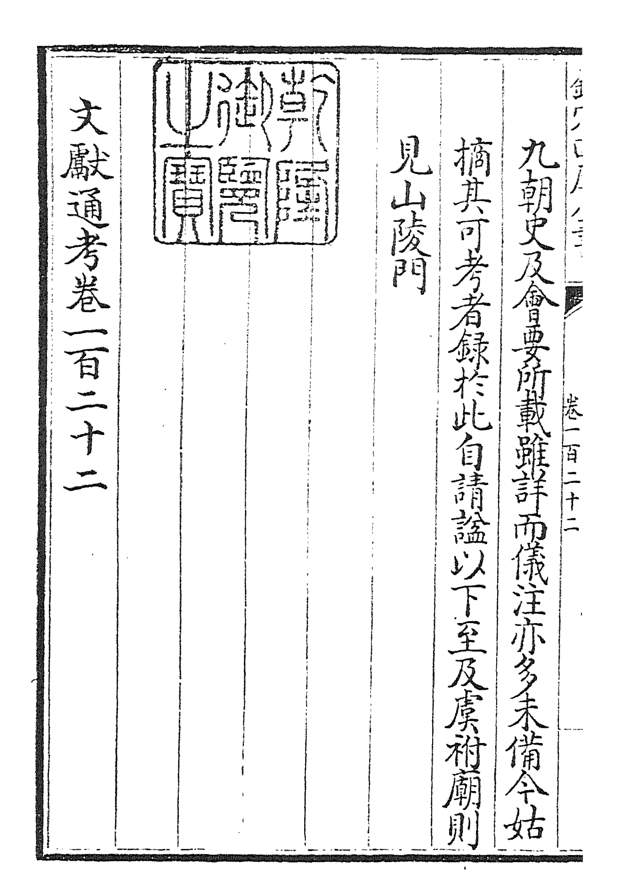
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注前期儀鸞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幷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

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内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内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随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内侍捧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啟封讀

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内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向幄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奏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

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別宮無嫌陛下方縗絰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況啟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幞頭縗絰去杖正得中矣

按歴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考者宋



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而儀注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考者録於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